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孫男介壽 重訂

工部 九

採木

永樂四年閏七月命工部尚書宋禮往四川兵部右侍郎

吉杵往江西吏部右侍郎師達刑部右侍郎金純往湖

廣右副都御史劉觀往浙江僉都御史史仲誠往山西

提督採木

五年三月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

於江盖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
羽致祭建祠立碑命侍讀胡廣製碑文

八月勅四川等處督木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古朴師達副
都御史劉觀等今天氣漸寒宜節量人力使溫飽趨事
而無怨咨愁苦之聲

七年十二月左中允周翰等劾湖廣採木侍郎師達務行
刻薄 皇太子監國謂達誠可罪然 皇上所遣須其
還日請罪之

十年十二月復命工部尚書宋禮採木四川

洪熙元年三月勅守南京襄城伯李隆曰軍民久勞宜俾

休息况東作方興不可妨其農務所運營造木植已過

儀真壩者令運至北京未過壩者似於龍山廠收貯

四月命副都御史戈謙等巡視採木陛辭諭之曰往年採
木者多先虛奏數目及嘗起運之際倉卒採辦以足虛
奏之數厲民爲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四川
起運水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復蹈前非特命爾往巡
視但據今實堆水次者卽起運來如有比先虛奏之數
今已赦其罪不問不可再採以補此數只從實起運如
再不遵仍前勞人採補者卽枷釘差人解來治以重罪
宣德四年命吏部左侍郎黃宗載往湖廣採宮殿大材

六月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爲甚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合營幹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五年二月 上諭侍臣曰爲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廢農業遂勅諭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遣歸農

六年五月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召工部尚書吳中諭曰各廠所貯材木初採甚難勞困軍民殫極糧賞方得至此朕故加意愛惜卿亦當體朕意有不當用切勿妄費若本大材而工匠斲小用之罪亦不貸蓋時有以事聞於 上者 上曰姑戒之戒之不改而後罪之

九月工部令各處採木送淮安脩船又令福建造船海運上曰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船且度關踰險縱有船豈能度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此事尤不可行

九年六月工部尚書吳中言湖廣及山西蔚州產木山場

宜禁民採伐。上曰：卿爲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今不必屑屑已之。

天順三年正月，命工部侍郎翁世資往淮徐督運大木。

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勅兵部議處脩理清寧宮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銀兩，免征派并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

正德九年，命工部侍郎劉丙兼僉都御史總督湖廣採木。十三年七月，命工部侍郎陳雍總督川貴湖廣採木。

十四年，命工部侍郎趙璜督運大木，以備營建。時永順宣慰彭明輔進大木五百餘根，皆堅實美材，有圍一丈四尺，長五丈者。天津河涸，至張家灣，一夫價費一兩，至神

木廠，以大車二輛併作一輛，名雙腳車，運木一根價入十兩。人驟被壓，卽死。車戶多逃，雖有閘河淤塞難運，侍郎劉永脩濬價一千兩，迄無功。部及採木官俱停俸。璜請任其事，璜議天津三衛下班宮軍運木，免顧車之費。十五年二月，四川等處採運大木至京者多空朽不堪用，採木尚書司宮俱被劾住俸。

嘉靖元年十月，給事中儲昱上言：先年看守神木歲役衛卒十有五人，歲計月廩七十五石，自逆瑾用事，受茲卒陳志賄遺，奏置神木千戶所，設卒四十餘人，歲食月廩一萬三千四百餘石，坐耗國儲莫此爲甚，宜加裁省，并

置陳志於理下兵部覆議從之

差內官監少監汪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御史朱越言前者
鎮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已奉 旨革回今汪俊雖以
歲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 上曰印烙木植與抽
分無與令事畢即回不許生事擾民

二十二年 上諭工部曰廟建大木採辦日久未至深切
朕心原任兵部尚書樊繼祖改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
詣湖廣地方提督採辦發運大木趨之速往其四川採
發太平諸務令潘鑑專任之母得彼此推延有負選任

三十六年六月勅四川湖廣貴州巡撫都御史黃光昇李
憲卿高翀同三省巡按御史督採朝殿樓門大木

命工部侍郎劉伯躍兼僉都御史總督四川湖貴採辦大
木改戶部侍郎張舜臣於工部提督大石窩採石 上
諭內閣云採木官一員恐幹理不周我思舊制固不可
違因變少減亦不害事原舊廣三十丈深十五丈云嚴
嵩言臣查先年採木用大臣二員一在四川一在湖廣
貴州但木產多係三省邊界彼此互爭採買反致嫌隙
彼時即併爲一員今差去大臣專在荊州適中處總理
而以時巡歷三省會同各巡撫計議採辦又添設郎中
二員副使二員分省專理聽大臣節制又舊制因變少

減固爲不害但作室築基爲難其費數倍於木石等若
舊基丈尺稍一移動則一動百動從新更改俱用築打
重費財力久稽歲月益難完矣臣愚謂基址深廣似合
仍舊各木石圍比舊量減或可

遣工部郎中方國珍管湖廣李佑管川貴添設湖廣副使
張正和管湖廣四川副使盧孝達管川貴各採運大木
遣虞衡司郎中戴愬查驗各處大木時工部會議脩復殿
朝門午樓請先查神木廠通州溇縣至儀真龍江關蕪
湖等處遺留大木解京興工上謂查料過半方可興
工故遣愬往

十月劉伯躍劾奏襄陽知府李一經郎中戴愬儀真知縣
師儒各抗違旨勅遲悞大工上怒俱命錦衣衛遣官
校捕繫入京逮問各黜爲民

遼王獻大木七根銀二千兩襄王獻大木二十根銀三千
兩各賜勅獎諭

三十七年詔工部移文各採木催料官安靜行事所過河
夫約以木到之日調發不得拘集日久有妨農事時大
工趣辦甚急民不堪命其並河諸州縣尤苦之給事中
魏元吉上疏言狀因請嚴差官騷擾之禁各處催料御
史完至三分以上者俱奏還京上嘉納因有是命

十月淮揚巡撫李遂奏鳳陽府五河縣有大杉一株圍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湧出泗水沙中昔成祖重脩三殿有巨木出於盧溝因以神木名厥二百年來美談再續臣謹拜手以獻上令卽輦送至京以助鼎建

四十年二月湖廣宣慰使彭明輔彭翼南各獻大木三十株麗江軍民府土官知府木高獻木植銀三千八百兩詔加明輔翼南二品武職服色高三品文職服仍於知府文職上進散官一級亞中大夫各給誥命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五

未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徐學聚 編輯

孫男介壽 重訂

工部 十

採辦內供物料

洪武十五年四月工部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部臣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採辦以價給之亦不傷民上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直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於

督責吏卒夤緣肆貪所得之值不償所費况貨殖之人
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急於應辦轉爲借貸其
弊百端爲害滋甚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擾民乎

永樂二年十一月通政使趙彛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
色石可爲器用上曰此僥覲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
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
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
民何爲命急斥之

開平衛卒蔣文震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以百姓爲子今有
司歲辦各色物料名爲和買其實強取於民萬不償一
若其土產尚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
財破產今後有司妄取民一錢者以受財枉法論其各
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從之

九年三月温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數千斤赴京阻隔
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輪京爲便上問工部
曰礬欲何用對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勞民於
數千里之外可能其歲運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

十七年六月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
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三百餘步夫役
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

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二十二年九月仁宗諭工部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以不肖官吏夤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值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洪熙元年罷徐州等處買羊毛時有自南京來奏事者上召至榻前問道途所過百姓安否首以是對立罷之

七月副都御史戈謙言有司於民間買辦諸物多虧價值宣宗覽之謂侍臣曰科買諸物每令實與價值益上則損民宜速行戒約有不悛者必加之罪

九月北京民党保等奏工部令買沙魚皮造鹵簿及器械之用此物北京素所不產上諭工部曰凡物之需當隨土地所產沙魚皮產於近海郡縣此何以責京民其給官鈔就出產處買之庶不擾下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緞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

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宣德元年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
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上
諭尚書吳中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
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卽令回京未完悉皆停止
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言濟南等四府旱荒民無食工部
派買顏料乞暫停止部言顏料皆陵寢殿宇待風之物
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可
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三月禮部奏錦衣衛力士寧直言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
令有司採進上曰膽礬何切於用使民耕則有粟充
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
足聽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
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收軍民艱食
而修襄陵樂平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
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諭所司
姑停止所遣人皆令還京

二年正月綿竹民奏世以採捕爲業歲辦麕皮初地荒林
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爲良田獸少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五
採辦物料
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恤 上諭吳中口田野闕
人民衆多好事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
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上聞太醫院奏尚衣監用辟蟲香二萬斤乞遣人福建等
處收買曰此非急務不必遣人且香藥安用許多可減
其十之七

三年四月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用香蠟銀硃等物凡三
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上曰所買太多所用
太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聞買物支官錢近時爲有
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蹈前弊

四年六月諭工部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爲甚其民艱難
所宜寬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
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
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營辦餘不急之
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
等宜體朕意

十年正月勅襄城伯李隆及工部凡採辦買辦及打造下
西洋等處船木植一應物件并營造物料悉皆停罷軍
夫役匠人等當放者悉皆放回

正統元年勅省諸冗費於是禮部尚書胡濙等議欽天監

曆日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爲十一萬九千五百餘
本太醫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餘斤省爲五萬五千四
百餘斤光祿寺糖蜜果品減舊數三之二其添造腌臘
鷄鵝猪羊二萬七千隻子鵝二千隻酥油四千斤盡行
革罷厨役六千四百餘名揀選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廣
江西等處薦新茶芽七千五百餘斤省爲四千斤
三年九月官殿綵繪用牛膠萬餘斤勅巡撫南直隸尚書
周忱辦送忱奏京庫所貯皮張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
治卽撥餘米買皮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從之

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鎮守侍郎耿九疇疏
言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
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舊制內府所用油椿槐木石磨等項每年一換計買納完
備銀二三百兩至是以都給事林聰言始命五年一換
成化十四年三月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

十五年南直巡撫王恕奏臣據撫屬申報各部勘合派買
各項物料未免取辦於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糧餉軍
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
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
急之務俱宜停止 上命查理

十八年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爲害王恕
上疏曰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前來
江南收買玩好之物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七八
十錢臣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頗安妥而待哺者尚多
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
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
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奔侈之
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
繁興財力日誦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惟陛下留神
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敷事與大臣從長計議作急區
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十九年鎮守內臣顧恆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
方民不勝其擾廣東左布政彭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
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
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
船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韶上疏減其半太監梁方弟錦
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復
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涕泣如去父母云
弘治元年八月甘肅巡撫羅明言甘肅鎮守分守內外官
近因有傳奉不次之擢競尚貢獻各遣人於所屬邊衛

派取方物名以採辦其實扣除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
番人犬馬珍奇等物以充又起膳乳等房僉派厨役造
辦酥油等物及起運之時沿途騷擾不可勝言 皇上
嗣位已有停免之詔奈何守臣不體聖心仍蹈舊轍兼
年例進貢未蒙停免乞一切罷之以甦邊困從之

六年十月命免造明年上元燈火工部奏各處災傷故也
九年應天巡撫朱瑄疏徽州無藤黃銀硃乞免歲派從之
十三年十一月給事中張文奏近日太監李興有燈節烟
火之請伏蒙 皇上叅酌舊典以三分爲率命減去分
半興復改奏止減一分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天山西

陝西亢旱尤甚軍需百出民力告竭虜患雖寧窺伺未
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爲變兩廣猺獞之貽患荆襄流民
之嘯聚雖以江西腹裏之地而強盜白晝公行劫奪豈
可謂天下無事而可以恣宴樂乎臣請今次上元鰲山
烟火及百官筵宴乞停免以其費給軍餉工部覆奏命
仍減半成造

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尚書周經執不肯發
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

詳戶部

十六年十一月工部奏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多災傷兩
廣雲貴四川福建以軍興供億且各處造作頻繁民不

堪命乞將今年修理器皿明年成造烟火等物料暫且
停免候年豐仍舊派辦 上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
窘派辦修理器皿烟火等料物俱暫停免

十七年二月戶部議覆吏部尚書馬文升所奏恤民困事
謂光祿寺厨料近年會派數多今後乞減十分之二其
供用庫黃白蠟茶葉之類亦請減免 上曰歲荒民貧

朕實痛心各衙門支用物料務從節約不許濫派妄費
正德二年甘肅巡撫曹元言涼州太監張昭自謂奉 旨

於境內取土豹并諸野味以時入獻近令守備官領兵
出境採辦山陝等處達賊不時出沒萬一遇警所係不
細乞卽停止 上不聽仍責鎮巡等官依時採取野味
造辦如先年例土豹捕二三十隻以漸遣人進獻

十六年十一月罷廣西香貢仍遍諭各處鎮巡守備官凡
額外之征皆罷之初中官鎮廣西者歲以零陵香進費
至二千金 世宗卽位詔却諸獻而廣西徵香貢如故
至是布政使王啟等請并罷詔從之

嘉靖元年內府供用庫太監梁政等言 上登極詔有云
除漕運糧斛四百萬石照舊徵運其餘稅糧等項不分
存留起運俱免五分以甦民困但本庫歲計錢糧竝黃
白蠟等用俱係各宮殿供用原有額例難以減少戶部

覆議以詔旨既出不可復改乞照前定五分之數徵納仍勅梁政等遵奉勿阻撓成命有傷治體從之

初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太監吳海楊先等再請加課遞增至三十五萬一

千八百四十四斤至是御史鄭光琬言 陛下登極首詔選汰內府各監局員缺今冗濫既清供用無增課額

宜悉罷減如弘治年制戶部覆議從之先是工部議上弘治以前例坐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

膠二千五百斤黑鉛五百斤山東椴木五百丈檀木二十根山西大甘鍋三千箇廣東白圓藤五百斤陝西明

羊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白長節猶竹三百根大名府細銅絲三百斤礬紅土五百斤河間府瀛沙三

千斤土硝四百斤永平府灤州榜紙三千張爐甘石萬斤順天府青甘土五百斤水和炭三十萬斤工部石灰

五萬斤易州山廠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嘗八九已而該監奏派復有花梨木花秋木等物係奉後裁

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釐革 上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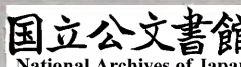
二年給事中汪應軫等請革京城舖戶言和買之法自宋南渡始今和買不給直獨累京城以戕根本臣以為革

之便如不可革則宜照例給價務在兩平事下戶部覆



言累朝舊規及會典所載和買必多其直正德以來始
取物於市而令領價於官使民損貲失業今舖戶卒未
可革請令戶工二部凡辦納物料皆當先給以價從之
四年三月御用太監黃錦等言成造龍床及御用等器定
料不敷乞行南京守備太監委官於蕪湖抽分廠并龍
江尾屑壩抽分局將抽下杉木板枋選擇印記運送應
用工部執奏謂蕪湖抽分專以成造運船及供應器具
其朝貢四夷賞賚折價亦取給於此每歲所抽竹木易
銀不過二萬餘兩不足以供所費今該監所需二十餘
萬是罄一歲之入曾不及十之一也况南畿災傷頻仍

軍民並困責以補運或至他虞乞勅該監酌量緩急汰
其濫冗先以南京御用監見存木料取次應用不足則
於龍江抽分局支補其蕪湖課銀仍供糧船器具常賜
之用則成法不亂人心亦安 上竟從錦所請云
八年雲南巡撫歐陽春奏大理府太和蒼山故有奇石作
石床黔國公沐紹勳鎮守太監杜唐先後知府劉守縉
邵有道擅發民匠攻山石土崩壓死不可勝計請承為
封閉仍責紹勳及唐逮問守縉等以懲貪殘從之
三十年 上命戶部市龍涎香日久未得怒曰梁材欺怠
不以朝廷之用為急存無上心豈人臣耶令多方買進



復諭戶部市龍涎香數載如何不爲奏進尚書孫應奎言
已嚴行各撫按官訪買遣官十五人勒期催取矣 上
曰此物民間俱有但因部內求覓不肯將出耳

二十四年五月命戶部差官各沿海各通番地方設法訪
求龍涎香

初麻城人吳尚堯詐稱中書僞爲陶仲文文移詣雲南定
邊縣取龍涎香進用至則於石峒懸崖間集夫役結梯
而上從石乳隙中取物二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異物
風雷變態之狀以故聳動大吏爭相餽遺黔國公厚賂
之事聞詔逮下鎮撫司拷訊論斬

三十六年七月福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
十九兩有奇

先是遣主事王建等往閩廣採取龍涎香久無所得因建
言宜於海船入澳之時酌處抽分事宜凡有龍涎投進
者方許交商貨買則價不費而香易獲不必專官守取
部以爲然請取回奉差各官更下廣東撫按於沿海番
船往來處所設法尋買併將海船抽稅事宜議奏從之
四十一年八月戶部尚書高燿購得龍涎香八兩獻之
上喜卽命給賞銀七百六十兩尋以燿用心公務與欺
怠者不同加太子少保耀疏辭不允初大內災中人有

密收得龍涎香者至是會 上索之急耀陰使人以重價購之禁中因聖節建醮日上之遂大稱旨云

四十四年二月 上諭內閣曰累年詔戶部訪取龍涎香至今未足三四斤數此常有之物只不用心耳昔梁材誹謾謂世無之者 皇祖永樂大典內有此品且作斤兩不足虛費價耀嘗加恩如何似此忽諸高耀皇恐待罪請遣廣東福建撫按百方購之 上曰香品舊例用製萬歲香餅非因齋修梁材誹謾爾等何爲效之其亟訪取真品每以三五斤進用

供用庫內臣暨盛等捏報香料被焚十八萬八千餘斤爲司禮監丞所發逮訊科臣張岳等奏盛與兄忠盜賣香燭且庫原不貯香遂議斬

先是嘉靖初年御用監供用庫歲派黃蠟止八萬五千斤白蠟四千斤末年黃蠟增至二十餘萬斤白蠟不下十萬斤此外復有召買有折色視正額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舊無徵派事例末年行廣東採辦及順天召商收買歲辦數十萬斤隆慶初以戶部言其擾民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諸採辦一切停止

隆慶元年十二月尚衣太監高相等奏以物料不充乞如嘉靖十七年例增額召買工部執議今詔書方務節省

而相等首開糜費之端不宜聽得旨如部議

二年三月御用監奏合用金箔漆硃等料已減定數目請行工部辦送本監工部以漆硃等料皆舊例所未有宜以嘉靖初年爲則其金箔等如數處辦自今各監局物料仍如節年事例不得永增 上從部議

三年 上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尚書朱衡言災異頻仍旱蝗水溢宜停典作以應天變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 陛下當撤樂減膳恐懼修省何暇爲觀燈遊宴之舉乃以一燈之費至三萬餘金奈爲聖主儉德累何 上乃罷鰲山而令修葺其弊壞者已而給

事中嚴用和御史孫夢豸等復以爲言疏俱報聞

四年 上諭戶部發銀買白綿二萬五千斤以進尚書劉體乾奏湖州額解且至宜停買 上趣辦益急給事中李已諫曰京師非出綿之所三月非用綿之時求者苦其難鬻者高其值即日篋商於市而三二萬斤之綿恐不可以倉卒具也時商賈聞令皆避匿體乾復奏 上悟命止發太倉銀買綿一萬斤餘悉停買

五年大學士高拱言京師商人之累如供辦百金自有一七十金之費少亦四五十金是私費與官價常相半也乃官價不以時給則又有稱貸之費有求託吏胥之費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五
比及領價所得不能償其所失故派及一家卽領一家
乞今後凡商人辦納錢糧必估價值卽銀兩不敷亦必
那移處給無得後時更須痛釐宿弊凡公私費用悉爲
禁止則庶乎商困少甦而京邑之民可有寧居之望也

附柴炭

永樂二十二年楊士奇初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
士聞析薪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
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
見士奇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
恩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
是急遽中荅之不暇致審卽命減其半

洪熙元年懷柔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
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驪山去天壽山已

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
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材木易
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四月勅戶部曰山澤之利當與百姓共之故北者特弛西
山樵采之禁今聞有拔本而取者於古人斧斤以時之
義何如宜禁止之

上以京師人衆而燒薪嘗取於數百里外謂兵部臣曰古
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其實亦爲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
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
當施之况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以
天壽山相接宜禁迤採餘聽人採勿禁

宣德元年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
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
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 上諭工部尚書吳
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
有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卽免之自今凡有差用
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天順元年始立易州廠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
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

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
環以上城入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
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
車馬輳集財貨山積然昔以此州林木翳鬱便於燒採
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舉八府五州數十縣財力屯
聚於茲而歲供猶不足民之膏脂日以告竭在易尤甚
成化六年十二月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析薪等司
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被災傷救死
不贍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
預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

正德十六年九月工部言析薪司柴炭弘治年間止派一
千八百一十二萬斤至正德間則加派一千一百一十
萬斤以故完納者少至轉解時則該司巧名需索以致
運官私償受累臣嘗詢其所以則以薪添火者數多故
加一倍又以權門恣取故復加至數倍如運官於本廠
原領一萬止是正數而該司收受於數外或明加其一
或暗加其一今火者已多發遣則不當加派以害民內
臣又多守法則不當加耗以害官乞遵復舊規明加者
許其作正支銷暗加者則與照例除豁仍勅該司
初正德間析薪司所收木柴於正數外暗加耗柴數倍工

部侍郎楊廷儀以其太重請明加一倍而賾加者猶不盡去至有三年起運不給一年上納者易州判官趙孔清等奏疏下戶部議請以收過明賾加數俱准作拖欠正數今後稱收止照弘治間例行已得 命旨太監趙亨奏稱舊規難免乃逮孔清等都給事中于瓚疏辯再下戶部執議如初於是詔從部議孔清等發山廠聽審嘉靖元年二月保定巡撫周季鳳言緣邊隘口山木先朝皆有厲禁近被奸民盜採爲薪炭以覓利宐申明舊約犯者如法勿貸會工部侍郎沈冬魁以易州山廠採買薪炭商人道經紫荆關出入令阻守隘口不便輸納季

鳳復奏謂山廠薪炭雖稱出自廣昌蔚州靈丘等處其實奸商不利遠涉各就紫荆倒馬二關取以供命皆禁山也今方欲禁之以資障蔽又縱其斬伐則法難行矣宐令易州山廠凡召商買薪炭發銀給文遣官賫赴大同府收買該府給文傳送以歸管糧通判從中勘驗出入公文真僞如有私自採取及關隘雷難者各治其罪奏下兵部請仍令季鳳會冬魁熟議便否其緣邊隙地令所司築墻種樹列卒戍守俱如季鳳言從之

五年正月先是州縣官運柴炭於京師爲攬頭運負貽累運官有貧困至死者諸運官訴闕下工部已嘗禁之公

私稱便至是攬頭怨諸運官及商人復阻撓其中甚則以計傾之故運官主簿趙文舉等復言狀工部請加禁治上命柴炭皆召商上納傾價如例有朋謀阻撓貽累運官致悞供應者罪之仍命懸榜曉諭禁約

隆慶元年先是刑部罪贖納銀歲輸工部充各項修理及內府灰炭之用既而戶部請以濟邊刑工二部不勝諸監局之擾乃復議以罪贖送工部還官入官銀送戶部得旨炭灰等項銀准如舊於工部折納餘仍遵前旨行給事中宗弘暹以後府柴炭商人採辦輸納備極艱苦請改屬兵部武庫司令司屬一員掌之兵部覆議報可終

鐵冶

甲辰三月 太祖命湖廣所屬州縣置鐵冶募工煉鐵
洪武七年四月命置鐵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江西進賢鐵冶歲一百六十三萬斤新喻冶分宜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斤湖廣興國冶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斤黃梅冶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東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陽山冶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大通冶歲一十二萬斤潤冶益國冶歲各十萬斤

十五年五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鐵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二十年初太原府交城縣大通置鐵冶所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工部以爲言命復設之

宣德元年二月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熟鐵請於江南諸處收買道遠恐不及期今擬發民往遵化鐵冶先運鐵二十萬斤備用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况鐵重滯遠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妨廢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三年十月詔蠲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場十年始委虞衡司官董遵化鐵冶

嘉靖三十四年先是福建建寧延平等府鐵冶歲課鐵五十萬斤解部尋以浙省銀鑛盜發禁革至是福建御史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金
二百

胡志夔以為言詔復之

二十九年四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
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察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
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涸
洪武初近臣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上曰銀
開礦 附採珠寶
工部 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徐學聚 編輯
孫男介壽 重訂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徐學聚 編輯

孫男介壽 重訂

工部 十一

開礦 附採珠寶

洪武初近臣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上曰銀

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涸

察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

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十五年四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開廣

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
之深戒今珍竒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
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
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
知釀害豈可聽也

二十年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陝州地有銀礦採之可資
國用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
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
也朕嘗聞故元時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

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
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已功而不
肯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爲戒豈宜效
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
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上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
藏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乎况發之未必得而勞人
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
之言果導人君之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
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
欲面陳何也今汝旣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

也基無以對遂黜之

永樂十年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鍊可獲厚利上皆斥之

宣德二年六月雲南都司奏新興等場煎辦銀課其礦夫勅以大理等軍士克之後取征交趾又於各衛撥補緣種邊之地屯守爲急命罷之

三年四月上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礦砂煮之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冶命巡按同三司開驗每砂百斤鍊銀四錢鉛二十斤因謂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銀砂之章斷得無幾若果有銀利置冶烹鍊豈待今日彼小

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命有司悉填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四年南海縣民葉發言番禺逕口地有銀礦民多竊取烹鍊宜開冶置官上不聽

六年河南民言嵩縣白泥溝地產銀礦民私烹鍊宜開官冶命主事郭誠往同三司官集民丁發地得銀砂四千餘斤烹三十餘日計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上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聽其罷之

正統三年上諭都察院曰比聞開辦銀課擾民已皆停罷封閉各處坑穴禁人煎採近聞浙江福建等處有等

頑猾軍民不遵法度往往聚眾偷開坑穴私煎銀礦致互相爭奪殺傷人命爾都察院即揭榜禁約今後犯者即令該管官司拏問具奏將犯人處以極刑家遷化外七年尤溪縣銀屏山自永樂間縣民朱得立開採納銀宣德間設官局後奉詔書罷局封坑而坑首額戶猶照舊納銀布按二司以為言上即罷之

初洪武間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間福建又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百餘兩

上初即位下詔封坑治民大蘇息至是有盜礦脈相鬪殺者御史孫毓福建叅政宋彰浙江叅政俞士悅各言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二處三司議福建三司附言浙江按察使軒輓等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為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輓言已而給事中陳傳復請開場中貴與言利之官相與附和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千七十餘兩蓋比宣德時減半而比洪武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一
時已十倍矣至於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殆過公稅厥後
民困而盜益衆至正統十四年王師戡定民始安戢云
九年六月閩中開銀礦命戶部侍郎焦宏往視課程
勅諭雲南總兵都督沐昂曰得奏言銀坑年遠坍塌卽今
軍民缺食用人採辦有妨屯守然朝廷重在恤人利非
所計頃因言者以雲南罷敝慮軍資民食不給欲因山
川之利以資官民之用今爾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
得不償所費朕聞之惻然勅至卽如舊停止與民休息
時福建復開銀場賊首葉宗畱等率衆稱亂巡按御史請
於處州建寧等處各除撫民官一員且調福建兵擒勦

浙江兵策應奏下戶部請令廷臣會議 上曰此何必
議止盜莫如擇人誠得其人賊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
其請務選賢者任之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調蓋
採礦皆小民失業所爲今宥罪令復業理當退散若復
不散然後調軍則彼伏辜而朝廷亦不傷好生之德矣
遂命戶部郎中楊湛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理其事仍
命都察院揭榜於各銀場曉諭

景泰三年御史左鼎等陳言時政內一款言正統年間閩
浙俱採辦銀課遂使邵茂七葉宗畱之徒乘勢作亂致
勞大軍征勦芟除而銀課之令遂止近者皆仍前舉行

臣等謂閩浙瘡痍之民甫能安業乞暫免採辦庶無意外之憂

成化四年九月福建副使何喬新奏免福安寧德銀課命減之時二縣銀曠久絕有司責民供輸民多破產賠納奏上戶部議減三之一
十年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陶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十一年二月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曠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曠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 上命仍封閉之

十八年六月四川布政黃紱奏乞閉建昌銀曠許之
二十一年給事中郭鏜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冶府分其間或有頑梗之徒嘯聚爲非况中間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府分煎銷銀課往來供應甚是勞擾今後止令專管銀場布按二司官員每

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會同太監煎銷實爲民便

弘治九年十月中使請取麻峪山銀礦巡撫屠勳執奏不可詔戒約中使止之

十三年時雲南礦脈微細各衛俱以礦夫包賠謂之夫丁乾認後以巡撫李士實言始免之

正德八年雲南巡撫洪遠因銀礦攘奪並起奏閉塞之

十年神武右衛副千戶王玉以報獻銀礦不實坐斬死獄中其子生員銘請襲職兵部言玉未決而死若銘得襲何以懲惡遂謫充本衛軍

十六年五月詔封閉大理府新興等礦場不得妄啓

嘉靖元年直隸紫荆倒馬等關與山西廣昌靈丘諸縣大牙相錯其地有木焦山神堂菴諸礦洞山西流民往往越關啓封聚爲盜藪畿輔游俠亡命聞風嘯集急之則相爭殺吏不能禁至是始定上嘉賜周季鳳及守備太監耿忠楊金指揮唐時敘等各銀布有差各處礦洞隸山西宣府者令各巡撫嚴禁銅守之

十五年福建巡按白賁言建寧有坑礦數處浙江溫處礦徒流聚其中盜鑄而居民爲之接濟藏匿以故充斥山谷有司不能制請將各小坑歸併大坑以黃栢上坪二坑爲之總會每坑擇指揮二人更番守護如前官直日

有流徒盜採必令驅逐寧靖方許更代至近坑居人悉編成保甲分番守視遇流徒嘯聚卽令協力驅逐有能擒捕官爲給賞如有交通接濟諸弊責同甲首不首而覺者十家連坐建寧兵備歲遣有司巡視坑塲稽其功課仍下溫處兵備將龍泉諸縣平時採礦居民亦立保甲之法卽有流入閩中違禁盜採者建寧兵備移文溫處將所司連坐以清奸本兵部覆奏報可

武定候郭鄖言薊州西有瀑水礦洞請遣司禮監及錦衣衛官各一員督僉家業殷實者爲礦甲熟知礦脈者爲礦夫所獲礦銀三分爲官課五分充顧辦費二分歸之

甲夫人等用酬其勞則彼此皆畢力於礦所獲自倍部議前已責成撫按不必別有推委請行撫按行之詔可
巡按山東御史李松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一萬一千三百兩今礦脈將絕欲將龍爬山石井山次第開採恐復微細徒費財力戶部議行勘覈 上責戶部推調命撫按極力任之

十七年二月房山縣民傳得本等奏水洞山并浮圖峪等處銀礦可採 上命錦衣衛千戶張瑋驗實部覆行之
命採雲南大理等府河南宜陽等縣礦銀
命錦衣千戶范鏞等查勘各處礦山

十八年遣中官崔成等浙江觀海衛開礦成劾叅議曾存仁等奉行怠緩詔逮存仁及指揮孫榮赴京訊治奪叅政王繼禮僉事游居敬都指揮李俊俸各二月

十九年南京給事中曾鈞等言各處礦場所得不償所費且爲盜窟乞罷之工部議覆詔可

二十年先是致仕通判趙璧儒士王政校尉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觀海衛於潛開化松楊遂昌等縣礦場可採上命錦衣千戶蕭鏜勘取至是巡按御史王紳以礦場僻在山峪徑通徽寧江閩等處一聞坑冶獲金礦徒四集甚至拒捕官兵劫掠村落况礦脈細微得不償費乞

通行封開原差採辦官員各令回京趙璧等欺罔宜罪雲南巡撫汪文盛亦言前舍餘唐弼等所奏大理採礦事俱妄宜重懲之工部覆皆如其議上命照舊封閉

領勅內外官照例回京趙璧唐弼等俱下御史按問十一月總督薊州侍郎胡守中奏薊州礦銀爲接濟大工卽今工停止尚仍舊採取乞將銀兩貯庫作撫夷年例上曰邇年各處礦場俱已封閉薊州毋再採取其貯庫礦銀仍解京以備查考

三十四年十二月命戶部遣官往四川山東開取礦銀三十五年時有詔採礦禮部議遣司官一員旣行上曰

天地之寶不可不重命追還原遣官別遣制勅房辦事
 通政王槐錦衣千戶全天爵同內使一人採礦於玉旺谷
 十月保定巡撫吳嶽等以所採浮圖峪新洞孤山洞三考
 山邢家窪等處金銀土石砂進
 戶部主事任之賢進四州礦石礦砂夾石銀朕夾金礦石
 并麩金七十九兩
 遣戶部主事沈應乾錦衣千戶李鉉往河南採礦砂
 戶部主事張芹進山東寶山諸山礦砂二百一十七兩礦
 銀二百一十二兩有奇 上以為少命從實開取及嚴
 禁官民欺隱侵盜者其未取之所仍開奏取之

上諭戶部山東所煎礦銀候足一萬兩方進一次并令雲
 南布政司以庫貯銀十萬兩

錦衣千戶全天爵進礦銀三千五百兩 上諭內閣曰昨

玉旺峪之寶仍勝於初今可仰承天地之賜令如法取
 用不可自誤各處有未開之場仍令查訪取用以顯金
 玉露形經旨火上玄風焉戶部疏稱頌聖德因請宣示
 天爵及四川山東河南各委官務實採取其未開之所
 仍行各撫按嚴督所屬按訪報可

上以四川所取銀礦鎔之得銅疑奉使者不忠所事問大
 學士嚴嵩嵩對蜀礦類產夷域蠻獠每拒險阻土人必

多方宜諭然後可入取礦視他省最不易鎔成金銀解
進爲善耳 上曰卿所據彼中之詞未可遽信各夷不
同亦有知人理者今所患臣下不用心但幹私事事卽
成幹公事事卽不成其令戶部行文切責仍記罪重處
三十六年正月詔封閉遷安縣荆子峪撫寧縣牛欄峪昌
平州大長峪礦洞罷勿採

十二月詔以冬寒暫停山東保定山西河南採礦召先差
採礦主事張芹沈應乾錦衣千戶張鉞李鉉還京時一
歲先後所入各礦金銀玉旺峪銀七千五百兩保定金
二十八兩銀九百二十八兩山東金八百五十兩銀八

千一百四十三兩河南銀一萬五百兩四川金七百兩
銀一萬一千二百兩雲南金四百兩銀一萬兩

四十二年十二月撫治鄖陽都御史吳桂芳言盜礦之罪
律無正條惟見問刑條例又不分別首從故有司引用
往往乖錯乞下法司詳定刑部覆自今凡盜掘礦砂者
俱比盜無人看守物准竊盜每全砂一斤折鈔二十貫
併贓分首從論罪凡在山洞捕獲者分三等以持杖拒
捕爲一等不論人贓多寡輕重及初犯再犯首從俱戍
邊殺傷人爲首者斬雖不拒捕若聚衆至三十人盜礦
至三十斤以上爲二等不分初犯再犯爲首戍邊爲從

柳號三月論罪發落如人已及數礦雖不及亦依此例
若人與礦俱不及數或礦雖及數而人未及為三等為
首初犯柳號三月照罪發落再犯亦戍邊為從止照罪
發落其非山洞捕獲止是私家收藏道路負背者惟據
見獲論罪不許展轉指攀仍刊入條例永為遵守報可
勸鎮總督等應節等言近行永平密雲霸州等處訪採礦
銀止將軍營等處領口二處稍生礦砂開取甚難得不償
費且聚眾是無益上是其言遂罷之
四十五年五月諭戶部雲南礦金銀久不見進前次金數
太少必至三千兩銀萬餘兩方可解用

徒遠嫉怨為避害計 祖宗時內藏之積至弘治年盡
矣然非 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撻覓并買黃金
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欵取銀兩內給之耀懼乃先以大
小珠四等共千五百餘粒用價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買
以進 上以未足原旨所取數且無甘黃玉疑司帑恡
費故鮮有售者仍命耀亟如數購進毋緩會宴駕乃止
五月諭戶部催買足色九成金各二千八成七成各三千
庫銀十萬分為二次以進並催廣東雲南珠石未至者
隆慶二年御史詹仰庇上言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苟
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為玩好所惑者前者勅下戶部買

辦珍珠寶石旋即報罷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不敢
違命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不蒙采納臣恐
羣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
可勝言者臣間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陛下
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
顆值銀數十今南北多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廣
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而一
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
石之貴也災異洊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警陛下者
章章明矣 上不聽

四月詔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銀六萬買金一萬兩
進用尚書馬森等言 皇上初知太倉之積不足以供
邊餉故出內庫銀買金甚盛心也第黃金產自雲南所
出有限歲額不過二千尚多通者至於商人尤難責辦
先帝時曾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尋
詔停止以此金貯之太倉今欲於數日之內即滿一萬
之數臣等知其不能請先進見貯太倉者督雲南亟進
年例又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
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
得旨銀兩不必發取見在金進用

九月諭買晴瑤給事中魏時亮言貓睛無用之物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膏血天下旱荒不言賑恤胡虜方強不言防秋乃急急於珠寶似爲倒置上命罷買諭戶部購求各色寶石珍珠等物限三日進尚書馬森奏言陛下登極詔書首罷採辦儉德流聞遠方奇貨不復至京師者二歲矣今忽奉嚴旨欲以萬里難致之物取辦三日之間臣知其不能具也上趣買益急給事中魏時亮等亦請停寢前旨上曰項以內府缺用偶一購買爾御史賀一桂詹仰庇復疏爭俱不報戶部進續買珠寶共用銀二萬二千四百兩有奇上以

附採珠寶

天順三年司禮太監福安奏內外衙門累年成造各王府寶冊儀仗關用黃金數多官庫收貯缺乏乞照永樂宣德年間差官往西洋等處采買及雲南等處產有并差發課程差人采辦應用上曰采辦不必行雲南等處金課想亦無多其以雲南歲辦差發銀折金應用四年四月內府庫官奏歲用金不足於是勅戶部議欲以蘇松嘉湖歲折銀折金五兩上召李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

折金數千兩待十年不足再議行

成化十二年四月湖廣巡撫劉毅奏中官至常德等府採辦金課害民上罷之

弘治十二年十月命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

嘉靖四年十一月太監梁諫奏內府供用金寶珠石缺乏請下戶部措處尚書秦金等言內府供用例取之各處解到折草糧等項數內共金止雲南年例一千兩急缺大則該部量爲辦用今朝廷經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外別無區處乞行催各省應解之類至於珠石原非中

土所產矧廣東雲貴等處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上不允令照先年事例採買

七年內官監太監張敬奏請造各王府金冊金帶等金四千五百一十餘兩戶部請歲例買金多不過二千今驟加一倍且冊封歲行官帑有限今天下災傷理當節省始出本部所貯贖金發權關銀收買以足其數請勅司禮監督同該局歲終一勘冊封用金幾何年例外應添買幾何扣數上請勿致浪費報可

八年八月提督兩廣侍郎林富言近者詔下廣東採珠臣聞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採蓋珠之爲物一採之後

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故禁私採數採所以生養之也自天順間採後至弘治十三年方採珠已成老故得頗多至正德九年又採珠亦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又採珠嫩又小故得之甚少今去前採僅二年珠尚未生恐亦不可得矣五年之後病死溺死五十餘人得珠僅八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今茲之役恐雖易以人命珠亦不可得矣臣聞內庫尚有扁小餘珠猶可備用伏乞少俟數年池蚌漸老民困少甦徐取而用之疏入報如前旨採辦進用無得違悞

九年十月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之地中有珠池 祖宗

雖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而已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我 皇上御極卽將珠池少監裁革海濱不勝忻幸今革者已復採者取盈非聖政所宜疏下都察院覆稱宜罷珠池監守請以鎮守太監兼攝仍嚴禁民間不許僭用諸珠飾得旨如議行

先是有旨採辦雲南寶石巡按御史劉臬言孟密地方產有寶井爲土酋思直所轄其境與西洋番舶相通竊取以營重利且此曾以木邦叛豎遺孽竊據此土自恃富強吞噬緬甸木邦孟養又密邇騰衝往年採辦之役故違稽遲又地極瘴癘俗尚蠱毒往來採取人役多傷况

撫處十年至今始順若再行採取或啓戎心宜暫停三
四年後夷情寧另可採買戶部覆議詔如前旨行

十年內承運庫奏乏金珠寶石行戶部議珠石無用之物
金取本庫所貯足色金量分成色攙以太倉銀庫置造
器物或行順天府召商收買上曰朕樽節用度不尚
靡費第奉兩宮又屬歲造似難槩省行府召商恐因而
擾民太倉不宜輕動它庫羨銀查進七萬令御用監收
買備今二歲之用金寧減省不宜攙銀查催如議

十四年諭內閣皇祖寢殿閣子原擬金飾取貴重之義
可以朕意語材趣買金四千兩以進部驗太倉金符入

十兩請發商稅事例等銀召買足之報可

時梁材爲戶部尚書

十五年上以造方丘及朝日壇屢下戶部購紅黃二色
玉不得乃下邊臣於天方國土魯番入貢諸夷求之又
不得原任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阿丹去土
魯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有時自鳴請
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官齎重貨往購之部以遣官非
例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於邊地求訪報可
二十七年密雲進生沙金五十兩詔入內庫仍行各撫按
官多方採獻

三十六年七月詔順天府買辦珍珠四十萬顆有奇廣東

採辦珍珠九千萬顆有奇

四十二年二月戶部奉諭購珍珠八樣二萬五千八百顆
寶石三千五百塊以進共用太倉銀二萬七千七十餘
兩 上諭曰 祖宗時內藏之蓄俱已用盡今徑二三
寸石無有且茲賣者僅止三色晴綠諸樣尚未獲焉尚
書高耀言徑二三寸石及晴綠諸石一時難獲當以重
價購之次日復諭曰昨部疏尋訪珍寶可示令六月政
日進還有綠撒字尼石紅刺石北河洗石又有金剛鑽
者及米藍石紫英石可悉令買進

四十三年二月雲南進寶石七百六十餘兩 上嫌其碎

小命更採青紅色二寸黃色六寸并紫英等石以獻

七月雲南進寶石六百五十餘兩詔更寸者以獻

十二月 上以戶部所進金色不純疑傾銷舖戶及裝匣
者有奸下詔究治尚書高耀惶恐謝罪因請更進足色
金千兩以贖前悞 上意迺解

四十四年雲南巡按呂光洵奏進寶石及紫英石 上發
視無堪用者怒欲罪之尋命再採以進

四十五年二月命戶部採大小珠一號至十二號以進已
戶部進珠一百三十八兩有奇 上命再取六號者五
千顆九號者二萬顆又命取太倉庫中所積永樂宣德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採珠寶
間舊銀十萬兩以進部覆舊銀歷年欽取已盡請發正德以後如數進用許之

提督兩廣侍郎殷正茂言廣東山海之寇日益充斥民疲於奔命陛下歲令採珠八千兩必三年然後已計所費至三十萬金今軍興尚苦不贍豈復能辦此卽上供不可缺宜改千爲百寬三年爲十年其銀珠銅錫諸物郡縣兵荒者可罷征戶部覆奏上從之

上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黃玉刀鋏一具示戶部尚書高拱令求珠玉如式凡兩月上意遲之後諭耀曰金玉寶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經之用爾職當思自盡無所買不堪用責該司對狀尚書張守直因自引罪且請再行宛大二縣收買上怒未解奪郎中袁三接員外賈實俸各半年

四年御用監傳旨戶部趨辦年例金兩召買睛珠諸寶給事中李巳言庫藏空虛邊餉急迫請停前旨尚書劉體乾亦言例金趣解將至諸珍寶非民間所有若責令召買必且泛濫追呼騷動市民罷之便上以有旨弗納五月給事中李巳陳吾德疏陳節用因劾太監崔敏傳買年例金寶科擾紛紜請行停止上不允乃復言陛下登極詔停止採買蠲除加派比者買玉買珠傳帖屢

下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畿省饑荒求濟不已計臣計苦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費數十萬之皆上大怒謂已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黜吾德爲民六年正月詔雲南廣東採辦珠寶歲進寶石二萬塊珠八千兩三年而止給事中張書等御史劉世曾等疏乞節採辦崇儉德以蘇民困報聞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徐學聚 編輯

孫男介紹 重訂

工部 十二

織造

永樂中以駝駝溫煖令內官於所出地方索買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疋自後歲以爲常至正統初陝西參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綾絹氍毹九百餘疋復加造駝氍五十疋民力不堪乞免造從之

洪熙元年八月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

下蘇杭等府織造 宣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

正德元年 上初卽位勅工部曰洪武永樂間各處府縣歲貢綵段工部驗中方送內庫且無賄囑及包攬之弊故皆精密鮮明足稱朝廷賞賚亦不虛費百姓財力近年以來徒見糜費民財而段疋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盜易換且聽人包攬解納及至京該部該庫官吏人等又從而求取賄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惡悉送內庫此積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禮監取洪武永樂間紵絲紗羅綾絹之類與工部及各布政司府縣務以此

爲成式造其起送至京令御史同工部官辨驗仍委司禮監參視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治以重罪不宥
十一年九月戶部奏內帑各色絹布不多請出白絹一萬疋白布四萬疋令京民染色備用 上曰民可資其力不可傷其財當用物料悉官給之

天順三年內織染局言先遣官往蘇杭等府提督織造上供文綺七千疋未完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合加造七千疋工部右侍郎翁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苦艱食宜樽節以甦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榮瑄皆有難色世資曰儻得罪某請以父子三人當之疏入

上疑其要譽推主議者逮世資錦衣獄謫衡州知府
四年太監阮忍奏蘇杭等處織造上用段疋七千已完乞
遣內使如舊例督造以蘇杭等處高手人匠不多絲料
有限人民艱窘遂罷之

弘治五年巡按陝西御史張文言頃司禮監傳出帖子令
甘肅二處守臣如所降圖式織彩粧絨毳曳撒數百事
竊惟織造財物非一方所能辦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
貲矧陝西歲歉民病星變地震正修省之日宜暫停所
織以其價銀賑濟飢民或第織十數事則一方之民可
以少安工部覆奏謂文言可從命減所織之半

九年四月遣中官南京織造

十一年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造費戶部尚書
周經力論征關非舊且浙江大水民困乞停織造從之
十四年司設監奏改造龍毯素毯一百四件工部覆奏毯
雖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陝編紗等料則取之河
南毯匠則取之蘇松成造則擬式於南京動經數載勞
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恤民困有旨令陸續成造
十六年四月南京巡撫王恕奏取回織造太監井不報
十八年八月武宗差太監王瓚崔杲往浙直織造因奏
討鹽引科道諫止不報大學士劉健等言止之詳中官考

正德五年十二月內承運庫奏缺賞賜段疋請令工部如
例發官銀收買萬五千疋以備急用仍下浙江及蘇松
司織造者催督解納年終不完者治罪工部議先買五
千疋而分派浙江及蘇松等府亦各五千差官督解得
旨工部買納如數浙江及蘇松地方災傷民窮盜起朝
廷已寢差官其派辦之數亦併免之以俟年豐

八年七月先是陝西鎮守太監廖堂稱旨造絨氈帳幄數
百間料價數十萬巡撫陳壽至已完解廉知其靡餘萬
兩欲輸內權貴敕所司留以備賑仍解諭此後不得指
進貢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訴於所怙者欲
圖中傷之遂乞歸四入疏不得請始復視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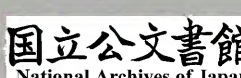
嘉靖元年五月內監以缺紗綾劄等用奏下諸處買造已
繼相輸納惟浙江織造生綾八百餘疋未完巡按御史
何鉞以詔書蠲免奏請停造工部覆奏從之

工部以急缺賞賜夷人衣服段疋請行各撫按嚴督所屬
查解有侵欺遲悞者罪之 上曰賞賜夷人段疋絲料
分兩丈尺長短俱有定數邇所司不用心督令縱容侵
剋以致濫惡不堪賞用殊失朝廷懷柔至意該部備查
先年罰俸提問降調事例通行各撫按申明禁約
二年御用太監刁永請遣內臣蘇杭監織綺繪工部以地

方饑饉請止 上曰御用缺乏仍遣二員前去命大學士楊廷和撰勅給事中張原章僑曹懷解一貫南京御史吳瀚等各諫止不報廷和乃抗疏不敢奉詔 上謂廷和執拗切責之廷和復言臣非敢執拗所執者 祖宗之法歷考洪永下及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弘間一行之可謂織造為累朝故事乎遂連疏乞休許之

十二月給事中章僑劾浙江太監梁瑤遣人挾賞營織造乞下司禮監戒飭無何織造太監刁永果稱急用龍袍勅蘇杭五府提督部請令鎮巡照花樣造進勿遣內臣詔以督造自故事第令母擾九卿六科交爭不報

三年十一月太監吳勳少監張志聰以勅命監織杭州特寵驕悍縱其舍中兒厮養諸役推剝工匠恫喝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稍鈐束之不能制而絲彩工催悉杭州府帑金給之有所關發其舍中兒厮養輒索羨金什之二三知府查仲道輒白卿有所禁沮勳滋不悅又以往復儀節日與卿相構誚卿不為遜勳遂奏卿等違抗明旨稽誤工作 上怒命逮繫卿等詣京考訊以言官屢疏論抹卿降鶴慶知府仲道福建運同四年太監張志聰誣奏長洲知縣郭波阻誤織造會波陞工部主事至京下鎮撫司拷訊獄上降布政司照磨



寧波知府楊最上言本郡僻處海隅繒綺薄惡每歲所貢
皆市自杭嘉充之乞改貢料值供用下工部復議從之
命今歲諸郡歲織諸幣已具者貢幣未具者貢金

五年初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言官論阻不報已
而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勅專官往陝西監織絨服工
部尚書趙璜給事中張嵩王科御史陳察王朝用南京
御史喬祺等交章論阻並報聞陝西提督尚書王憲巡
撫都御史王蓋巡按御史郭登庸吉棠王鼎亦各抗疏
論阻章下工部璜覆奏宜如憲蓋等言下內閣擬旨大
學士一清等議依部請擬進已而有命仍照前旨施行

一清等不從仍以原擬上請因抗疏力言陝西生民愁
苦及監織剝害之狀乞將太監梁玉取還付鎮守太監
晏宏及撫按官督織貢用 上曰卿奏具見忠愛前已
諭玉安靜行事勿得騷繹地方矣

先是 上俞太監梁諫之請差官往南京織造工部執奏
不可於是科道張嵩程啓充等各上言 陛下初政一
切織造採運之事釐革殆盡奈何左右近臣動稱供應
不敷遣官南京織造卽今天象示異水旱爲災小民怨
咨江南尤甚且差去官員由賄而得計非貪黷無以償
之 上曰言官以言爲職旣奏乞停止自合具實進言

如何始爲諛詞終乃規諫失言官之體且不究

六年工部言內庫驗浙江歲解納段紕薄請發還補造經
管官吏宜逮治 上曰歲造段疋以待四夷有司玩法
往往不中程度又或扣減絲價假公營私以此不能約
束其下民竭膏脂官無實用自今直隸則巡按御史各
省則巡按會各守巡官驗中然後起解至先辨驗親送
本庫會收有仍前紕薄不堪如例逮京論罪降級毋貸
八年先是 上從言官請停止雜派工役工部移文停浙
江蘇州織造而緊要上用袍服錯行混停太監吳勳以
爲言 上以袍服非雜派工役比命尚書劉麟自劾勒

令致仕原任侍郎何詔及營繕司官俱奪俸五月

十一年正月南京織造太監李政以事完疏請回京 上

命支南京承運庫銀三萬兩照舊織造

十三年四月李政奏請添官織造 上罪其狂率煩擾下

南京法司逮問

二十二年尚衣太監李越疏乞遣內臣赴蘇杭福州等處

監織御用袍服從之給事中蘇應旻等言江南賦役煩

重災害相仍海寇竊發若遣官監織騷驛徵需爲害不

小乞收成命移行工部勅各撫按如式督造不報

三十四年閏十一月以徽寧蘇杭解到段疋粗紕及封識

不署撫按職名詔奪巡按御史張雲路及先任御史胡宗憲布政使潘恩等俸有差監造看驗等官行巡按御史逮問仍令以後該庫會同工部侍郎一員驗看織造如法者方許交收徇情濫收者并坐之

三十五年 上諭內閣朕近取葛布於內司皆無見貯者惟 祖宗時左右進御則有之夫葛爲服見於經亦爲可用其令工部議奏部覆四方產葛之所惟兩廣河南湖廣可備上用一時難猝辦宜先於京城權鬻百疋每年供用者請下所司定織獻之得旨每年進八百疋

隆慶元年八月工部以織造事請分別歲辦緩急循次奏完以寬民力 上是其言會織染局太監陳洪連疏督造 上亦是之給事中馮成能言頃罷織造之不經者本出明詔今不能盡罷則當以次寬之部臣言是從之二年命太監李佑督織造於蘇杭工部尚書雷禮等言初明詔取回督造內臣詔墨未乾制使復出乞罷佑勿遣第令所司如式以進 上曰已有成命趨與佑勅給事中孫枝御史郝杰言內臣聲勢尊重有司阿奉淪禮必致大擾東南民力疲困乞如部議便不聽旣而太監陳洪奏以龍袍納紵行令督造禮復言前遣李佑計不下四十萬金今復加以六十萬民何以堪 上乃止

三年二月詔以內織染局所呈袍服花樣行織造太監李佑趣辦一千八百六十疋以進工部言曩李佑之遣已非詔書初意乃今前工未畢後工復繼是使佑無還京之期矣給事中孫枝御史姚繼可等亦以爲言 上皆不允於是工部復奏先是織造解輸者該局必索常例曩李佑之行 上洞燭弊源特命徑進御前故太監陳洪以續發花樣爲由意在緣此以媒常例今即不已止宜以原發花樣令其督造餘悉罷之 上曰該局旣稱匱乏然用不可缺其令佑遵旨織造事畢卽還

南京給事蔡鼎言南京織染局往因積負數多司局長

隨陳憲妄以添機催匠爲名加派於應天府屬踰數萬金請自今罷工匠之召募仍免派徵未輸者詔可

先是降織造花樣四函令工部行南京供應機房照式督造及遣官齎至則莫有主者工部請令南京織染局大監劉安并任其事 上仍命太監趙玠往部言玠取回未幾復命之出是詔令不信也且該庫旣知供應機房無人不以奏請而漫令臣等齎送此其志欲復遣官而詭計策以欺陛下耳 上曰原樣發自御前何與該庫且爾等初言供應無人茲已遣官何復煩瀆其令玠遵旨亟去給事中陳邦顏疏止 上罪其抗旨瀆擾奪俸

尚衣監太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數至十餘萬給事中龍光執奏今江南各處大水飢饉相望卽歲辦猶恐不前額外加擾民何以堪工部覆言宜命所司亟查原造之數立限催徵庶公用不乏民困亦舒上頗善之乃詔於加派數中惟供御用者別造三分之一其他悉以准歲造之額

以驗解段匹粗紕不堪斥浙江巡按御史龐尚鵬爲民降布政李磐參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貢元僉事王宇二級南京給事中李崧言南京織染局續添機張增募匠役皆已奉詔革去而太監劉安等輒請復之今南畿水旱相

仍民困日久又額外加派將何以堪且祖宗舊制額設機三百張軍民匠三千名不爲不多今不論司局之非人而妄謂機匠之不足惟陛下恤民窮遵祖制自今工竣之日諸所增加悉行停止而治安之罪以懲欺蔽工部尚書朱衡題覆不明請加罰治上以崧等瀆擾又詆毀大臣詰責之衡亦上疏自劾罷上慰留之遣內臣往陝西督造羊絨工部尚書朱衡及科道諸臣疏止之詔如前旨

給事中龍光條陳計處歲辦織造五事一專督造以嚴責成一足料價以償工費一禁市買以防濫惡一書姓名

以待辨驗一擇運解以絕弊端一革包攬以塞騙局章
下工部覆奏如議 上曰歲造段疋乃正供所急近來
積弊多端撫按官漫不稽查催驗惟沾節省虛名其實
民不沾惠徒資貪吏囊橐奸徒侵盜以令撫按官加意
振飭清革奸弊如因循玩愒不奉詔者重治不宥

六年詔遣內臣往蘇杭織造龍袍翟服絨錦鸞帶給事中
陳行健御史侯居艮疏止不允工部言蘇杭以倭患水
旱府庫虛竭織造費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加減
免或去其半至於差官尤宜慎重 上可其奏令會同
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遣官務宜安靜毋得擾民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孫男介紹 重訂

工部 十三

燒造

宣德二年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黷酷虐下人不
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 上命斬於都
市梟首以徇

正統七年江西所造九龍九鳳膳亭及龍鳳白瓷確俱不
及式工部請治提調官罪復令改造 上恐勞民詔勿

改造提調官宥之

天順六年光祿寺以供用龍鳳花素瓷器萬餘件皆損敝請勅工部移文有司成造土以其勞民已之

成化二十一年直隸巡撫王恕上言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久催覓夫匠買辦柴土顏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年用銀不下數千餘兩俱是饒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曰磁器計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太監鎮守江西往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彼生事尤甚供給益侈卽今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况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合無暫停數年以蘇民困待缺用再燒亦未爲晚弘治十五年十一月順天巡撫洪鍾奏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從之

正德十一年五月遣中官監督燒造磁器

十五年十月巡按江西御史唐龍請革燒造太監不報官嘉靖八年十月太監劉良奉旨督造弘治正德中未完磁器三十餘萬給事中陳臯謨言先年止是饒州府委官燒造近時乃遣中官大爲民害請罷之疏下工部覆如臯謨言上曰燒造非自今始且日用亦不可缺爾等既有所見何待言官論及廼爲此議不過畏人言耳如

旨行
三十四年江西進磁器 上以色淺不堪命查經管人員
及回奏下監督同知楊錫文通判陳煉於撫臣逮問巡
按御史吳遵并司府官俱奪俸有差
隆慶 年詔江西燒造磁器十餘萬給事中龍光等請暫
停止以蘇窮民卽不可已亦宜量減十之三四仍寬其
程限毋重困一方報聞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孫男介燾 重訂

工部 十四

抽分稅課

壬寅十月命設關市批驗所官鹽貨以十分稅其一物貨
以五稅其一

洪武七年彰德府稅課司有稅及民間瓜菜柿棗畜牧飲
食之物者事聞 上曰古謂聚斂之臣甚於盜臣正此
等官吏也命執而罪之

時中書省臣有請科民間布囊運糧者 上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庫中布不乏爲囊甚易何用復取於民

十三年六月 上謂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上以按察僉事喜山言浙江及直隸府設官店除官收可給軍用就察奸細後處州任滿抽分官馬合謀詣富樂院宿娼敗露 上曰錢穀官必侵盜課程所以有錢查有一百餘名 上曰發一半滁州守門一半辰州參軍

處隨軍抽分場官王資盜用竹木事發供出高管驛等十餘人 上怒曰爾等近侍十餘年豈不知法今倚勢強取官竹木私用比與常人不同處以重罪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鉛鈔宣德四年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潞野淮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權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輪收或有增減累經酌議後改錢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回令原設官收受

正統三年五月御史鄭顥奏張家灣宣課司崇文門分司每遇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差內官錦衣衛官抽盤不

無停滯損壞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
門收鈔內官兼管其順天府都稅司并場房課鈔宜令
順天府置簿按季填報以憑稽考 上命但戒所司勿
致停滯不必專委內官

舊制稅課司局官攢不給俸日令巡攔供給正統九年太
原府稅課司巡攔言其所收鈔少供給太重 上命各
處官攢悉照品給俸革其供給後河泊官亦照此例
景泰六年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沈翼奏江西司歲辦商稅
等鈔乞差御史同部官拘集舖行照依時值平估填勘
合行庫放支給物主不許乘機作弊從之

成化二十一年十月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舊制無收船鈔例
景泰中以國用不足始算及之每船百料納鈔十五貫
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尋以歲歉商賈少通暫
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復如舊收之

五年禁京城九門并通州等處抽分內外不得違例多取
商稅違者治以重罪命都察院榜示之

七年工部尚書王復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蕪湖荊州
沙市杭州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
後至者以多得爲能至萬餘兩歲歲加增朘削無極
二十二年九月詔天下有司徵稅毋取餘價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司止收商稅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以培剋爲能有傷國體上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無藉者挾持攪擾因命御史主事監收今後止許稱盤客貨其餘行李車輜毋得搜檢阻遏

九年四月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

正德十三年內官監太監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本監官一二員往湖廣浙江抽分廠會工部主事申半抽分得旨以養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廠竹木等料

俱送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成造糧船及備器皿廠供器皿之用比年流賊猖獗焚燬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未完而上供器皿工價亦多逋欠他若賞賚朝貢番夷衣服絲段動輒數萬皆需抽分所入者補還况今湖浙諸處連歲饑饉民人逃亾正供賦稅尚望蠲免伏望追寢前命如本監急缺物料臣等別爲計處不聽

十六年五月詔徐州及呂梁稅課局每歲額課仍遵舊制各局經自收貯解充州衛官吏俸糧監倉主事不得侵掌以開弊源從巡按御史審欽議也

六月革真定等府抽印木植內臣山西筏木由潯泚河東

六 販舊制於真定設稅課司十取其一委通判一員監收之歲終內官監差官印烙委官運納通州張家灣磚廠以爲常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遂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擾巡按御史宋越請遵詔裁革且極言太監祖臣奸狀得旨抽分太監裁革該府委官監收一如舊制

七月浙江巡視都御史許廷光巡按御史唐鳳儀主事江珊俱劾奏抽分太監馬俊貪婪恣橫及挾勅詐取官銀諸不法事併請裁革抽分內臣以原遣部官領之工部覆得旨合法司逮俊鞠實以聞自今抽分內臣罷勿遣

嘉靖元年南京都御史王懋中言龍江瓦屑壩權取竹木

薪炭自有制置辦蔬果非制也宜將兩關內臣八人其損其半勅守備官簡廉勤者用之歲終更替 上謂權分竹木薪炭亦滋侵漁勅管權主事監權御史計一歲所用量舟楫納稅貯帑支給勿令內臣權分

四年鎮守薊州太監李能言沿邊關堡墩臺無修理費乞於山海關往來商旅量取其稅貯以待用疏下戶部議言先年詔旨凡道路關津無名抽取業已釐革不當徇私違制妄開利門得旨從能言令鎮守巡撫委官抽取兵部侍郎鄭岳言山海關征稅非舊例請罷之 上報有旨第令守關主事凡騎載肩荷者勿槩征每歲所入務

覈實爲修邊費有侵匿者許巡關御史勅治之

鳳陽撫臣奏本府正陽鈔關稅原以供高墻庶人罷革非
宜詔復之至八年復革

御用太監黃錦上言乞勅南京御用太監及南工部各遣
官一人揀印蕪湖及龍江瓦屑壩權場竹木管運赴京
從之工部執奏不報給事中黃臣上言力爭亦不報
戶部以守門內官增添數多請如弘治間例止畱六人并
榜示抽權錢鈔舊例有過取者叅治之得旨九門見在
者姑弗革錢鈔如舊規抽取

五年正月 上問戶部以各抽分廠及鈔關銀課所在戶
部具對河西務杭州北新關及臨清三鈔關錢鈔自元
年至四年皆輸廣惠庫揚州進安二鈔關三年以後皆
處補官軍俸糧蘓州許墅鈔關自元年八月以後皆輸
太倉銀庫九江鈔關自元年八月以後皆解部給公用
其六年七年合將七鈔關錢鈔皆送工部以備仁壽宮
營建之需 上命七年以後各鈔關銀兩皆輸承運庫
錢鈔輸廣惠庫

二月御史沈松言蕪湖荆杭諸處皆隸水干便市船權分
爲宜盧溝旣無舟行之便而木桴已權於工部其炭
葦草諸物皆貧民自致以食其力宜免權 上如議行

裁革江西臨川縣東館及安仁縣二稅課局

六年鎮守浙江太監鄧文以進貢為名乞於商販內量收

脚價以充獻新器具之費部議浙江商稅總之部司分

之稅局課取有例隱匿有禁為法已密若欲另抽脚價

是為額外之征上曰各處進貢朝廷悉從節省鄧文

不照近規妄自援請意在侵取商稅不允

八年主事鄒閱上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權場山海

關內不宜再權章下兵部尚書李勛覆議革之

二十五年六月戶部尚書王杲言國計匱乏宜預為措置

以濟邊餉因請收復山場湖陂河道諸稅金上曰漕

輸歲四百萬石故事俱輸本色邇來任情折減累朝

貯支費無經不聞時有稽覈以致府藏空乏歲出不敷

爾戶部職司邦計責將誰諉所條山場諸稅姑行查處

以濟邊用

二十六年給事中戴珊言九江等處各設主事抽分商稅

如主事李泂陸夢豹楊周蔣存等贓私皆不下數萬乞

勅工部凡抽分處所宜置堂印文簿二扇一行巡按委

官一員同主事函收一付主事登記抽分貨物稅銀貯

之府州縣庫季終解部其兩京戶部主事收掌各關錢

鈔一體通行事下工部議覆珊議可泂等贓無的據

回藉候勘處分得旨洞等准行勘其餘俱如舊行

二十九年七月詔復征山海關稅自中土出者山海收六分遼東收四分自遼東入者遼東收六分山海收四分每季委文官一員督同守備官抽稅其遼東八里舖店錢罷勿收從遼東巡撫王汝孝奏也

以宣大二鎮兵荒暫免居庸商稅

革提督崇文門稅課主事令巡視南城御史督察從給事中任有齡奏也

四十二年九月復令崇文門宣課司商稅收錢先是從主事范燧議每錢七文折收銀一分行之半年而民間所

積舊錢皆壅滯不行於是給事中孫枝疏請罷前令而復收錢之舊仍按季收太倉充官員折俸部覆從之

四十三年五月戶工二部覆給事中趙格言荊州蕪湖九江兩浙許墅揚州淮安臨清河西等處關廠各主事及委官乾沒之弊乞嚴禁得旨權務累經申飭給有稽考文簿所司玩視成風往往入多報少委用府佐相比爲奸致虧國課自今差主事有仍前縱肆者爾部中及在外巡按御史得通劾之毋事姑息

九月詔于湖口縣南湖嘴增設抽稅衙門一所令通判一人領之凡商船由湖口上流至江西下流至蕪湖者一

國朝典彙卷之二十一
體征稅輸之九江鈔關年終類解從撫臣周相奏也

隆慶元年八月命太監陳學抽木於真定郡佐毋得參預
故事滹沱河設稅課司以通判主之歲終以內臣印烙
正德中奏差內臣民困稅耗嘉靖中專委府貳商民稱
便至是李芳奏薦陳學可任吳時來力爭其不可不聽
三年三月命南京上關權稅兼抽本折以甦商

六月戶部覆給事中鄭大經疏言各鈔關商稅歲入不貲
而獨委柄於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若
近日工部主事楊柟是也自後當選清望及有才名者
以往其徵權事務仍勅各該撫按於府佐貳中選委一

員佐之凡遇商船到官令赴部官報數部官如例定擬
稅銀填單給發委官稱收仍同委官籍記所收之數送
府寄庫該府按季解京歲終各皆以籍上備本部參閱
上更令詳議部覆鈔關錢糧主事既不經收必得府官
管理乃能濟事但各鈔關去府城遠近不一如九江楊
州杭州鈔關去府近者宜責令知府收解其滹墅臨清
河西務淮安等關去府稍遠商船往還不便則委佐貳
官就關經收推避者聽管關主事呈部參問詔可

詔停差真定抽木內臣歲令府佐領之時太監李芳以災
異頻仍奏先年差官侵漁宿弊及諸府管解之苦請以

明年為始勿遣內臣抽印止委府佐仍以抽過木植易銀濟邊工部是其議故有是命

罷湖口縣新設料廠以南京御史張啟元言其不便也

國朝典彙卷三百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孫男介山 重訂

工部 十五

市舶

吳元年十二月置市舶提舉司以按察使陳寧為提舉

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至今稱為六國馬頭尋以海

夷黠勿令近京師遂罷之已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七

年九月又罷後乃復設

永樂元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

三年九月命於福建浙江廣東設市舶提舉司

詳朝貢

正統四年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熊宣奏請

徵其稅旨以宣妄攬事權令回南京管事以內官監

太監畢真代之

成化二十二年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六

十人添辦方物布政陳選奏近奉詔例宜悉停免上

諭戶部從之

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

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

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

